

目虽明不能见其睫，蔽于近也，登高而望远，视非加察，而摔若指掌。人之识量相万，岂不信欤？懵者暗于当事，智者烛于先机。如鉴所悬，维高莫掩矣。夫前人已事，卓尔有立，其辩妍媸、规得失、料成败，超超乎鉴无遗照者。余不敏，窃愿于此借鉴焉，（上平下之）约畧而备论之。

宋范纯夫言：“曩子弟赴官，有乞书于蜀公者，蜀公不许，曰：‘仕宦不可广求，人知受恩多，难立朝矣。’”。

汉马援尝谓梁松窦固曰：“凡人贵当可贱，如卿等殆不可复贱，居高坚自持，勉思鄙言。”松后果以贵满致灾，固亦几不免。

汉建武中，诸王皆在京师，竞修名誉，招游士。马援谓吕种曰：“国家诸子并壮，而旧防未立，若多通宾客，则大狱起矣，卿曹戒慎之。”后果有告诸王宾客生乱。帝诏捕，更相牵引，死者以千数。种亦与祸，叹曰：“马将军神人也！”

申屠蟠生于汉末，游士汝南。范滂等非议朝政，自公卿以下，皆折节下之。太学生争慕其风，以为文学将兴，处士复用。蟠独叹曰：“昔战国之世，处士横议，列国之王，互相拥戴先驱，卒有坑儒焚书之祸，今之谓矣！”乃绝迹于梁碭山间，因树为屋，自同佣人。居二年，滂等果罹党锢，或死或刑，惟蟠超然免于评论。

太公封于齐，齐有华士者，义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人称其贤。太公使人召之三，不至，命诛之。周公曰：“此齐之高士也，奈何诛之？”太公曰：“失不臣天子，不友诸侯，望犹得臣而友之乎？望不得臣而友之，是弃民也，召之三，不至，是逆民也。使一国效之，望谁与为君子？”

管仲有疾，桓公往问之曰：“仲父疾矣，将何以教寡人？”管仲对曰：“愿君之远易牙、竖刁、常之巫、卫公子启方。”公曰：“易牙烹其子以饯寡人，犹尚可疑耶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情孰不爱其子也？其子之忍，又何有于君？”又曰：“竖刁自宫以近寡人，犹尚可疑耶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情孰不爱其身也？其身之忍，又何有于君？”公又曰：“常之巫审于死生，能去苛病，犹尚可疑耶？”对曰：“死生命也，苛病失也，君不任其命，守其本，而恃常之巫，彼将以此无不为也。”公又曰：“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，以父死而不

敢归哭，犹尚可疑耶？”对曰：“人之情孰不爱其父也？其父之忍，又何自于君？”公曰：“诺。”管仲死，尽逐之。食不甘，宫不治，苛病起，朝不肃。居三年，公曰：“仲父不亦过乎？”于是皆复召而反。明年公有病，常之巫从官出曰：“公将以某日薨。”易牙、竖刁、常之巫相与作乱。

唐肃宗子，建宁王倓，性英果，有才略，从上自马嵬北行，兵众寡弱，屡逢寇盗。倓自选骁勇居上前后，血战以卫上。上或过时未食，倓悲泣不自胜，军中皆属目向之。上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，使统诸将东征。李泌曰：“建宁诚元帅才，然广平兄也，若建宁功成，岂使广平为吴泰伯乎？”上曰：“广平，冢嗣也，何必以元帅为重？”泌曰：“广平未正位东宫，今天下艰难，众心所属，在于元帅，若建宁大功既成，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，同立功者，其肯已乎？太宗太上皇，即其事也。”上乃以广平王为天下兵马元帅，诸将皆以属焉倓闻之谢泌曰：“此固倓之心。”

明少保胡世宁，为左都御史掌院事，时当考察，执政请禁私谒。公言：“臣官以察为名，人非接其貌，听其言，无以察其心之邪正，才之长短，若摒绝士夫，徒按考语，则毁誉失真，而求激扬之当，难矣！”上是其言，不禁。

曹魏时，何晏、邓飏、夏侯元并求傅嘏交，而嘏终不许，诸人乃冈荀粲说合之，谓嘏曰：“夏侯太初，一时之杰士，虚心于子，而卿意怀不可交，合则好成，不合则致隙，二贤若睦，则国之休，此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。”傅曰：“夏侯太初，志大心劳，能合虚誉，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。何晏、邓飏，有为而躁，博而寡要，外好利而内无关键，贵同恶异，多言而妬前。多言多衅，妬前无亲。以吾观之，此三子者，皆败德之人尔，远之犹恐罹祸，况可亲之耶？”后皆如其言。

北史吐谷军阿柴，疾。有子二十人，召母弟慕利延曰：“汝取一只箭折之。”慕利延折之。又曰：“汝取十九箭折之。”慕利延不能折。阿柴曰：“汝曹知乎？单者易折，众者难摧，戮力同心，然后社稷可固。”

唐制尚书令史，得不宿外，夜则锁之。韩愈为吏部侍郎，乃曰：“人所以畏鬼，以其不见鬼；如可见，则人不畏矣。选人不得见令史，故令史势重，任其出入则势轻。”自后乃不复禁。

元巴东僧得一青瓷碗，携归折花供佛前，明日花满其中；置少米，经宿米亦满；银及钱皆然，自是院中富盛。院主年老，一日取碗掷于江，弟子惊愕，师曰：“吾死汝辈宁能谨飭乎？弃之不使汝辈增罪也。”

宋李太宰邦彦，起家于银工。既贵，其母尝语昔事，诸孙以为耻。母曰：“宰相家出银工则可耻，银工家出宰相，正为嘉事，何耻焉？”

宋曹武惠王既下金陵，降后主，复遣还内治行。潘美忧其死不能生致也，止之。王曰：“吾适受降，见其临渠犹顾左右扶而后过，必不然也。且彼有烈心，自当君臣同尽。必不生降，既降而又安肯死乎？”

吴丹阳太守李衡，数以事侵邕瑯王，其妻习氏谏之不听。及邕瑯王即位，衡忧惧不知所出。妻曰：“王素好善慕名，方欲自显于天下，终不以私嫌杀君明矣。君宜自囚诣狱，表列前失，明求受罪。如此当逆见优饶，非止活也。”衡从之。吴主谄曰：“丹阳太守李衡，以往事之嫌自拘，司狱其遣衡还郡。”

明分宜严相，以正月二十八日诞。亭州刘巨塘，令宜春时入覲，随众往祝。祝后严相倦，其子世蕃令门者且阖门，刘不得出，饥甚。有严辛者，严氏纪纲仆也，导刘往闲道过其私居，留刘公饭，饭已，辛曰：“他日愿台下垂目。”刘公曰：“汝主正当隆赫，我何能为？”辛曰：“日不常午，望台下无忘今日之托。”不数年，严相败，刘公适知袁州，辛方以赃二万滞狱。刘公忆其昔语，为减赃若干，始得戍。

为一身计者，谋止一身，为一家计者，谋止一家，为天下计者，谋及天下。若夫一日之纬画，终身用之，数世赖之，则故非衮衮小知之所及矣。《语》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《诗》曰：“远猷脣告，盖以见目前之不可狃也。”

齐人攻鲁田单父，单父之老请曰：“麦已熟矣，请任民出获，可以益粮，且不资寇。”三请而宓子不许。俄尔齐寇逮于麦，季孙怒，使人让之。宓子蹙然曰：“今兹无麦，明年可树，若使不耕者获，是使民乐有寇，夫单父一岁之麦，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，若使民有幸取之心，其创必数世不息。”季孙闻

而愧曰：“地若可人，吾岂忍见宓子哉！”

鲁国之法，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，有能赎之者，取金于府。子贡赎鲁人于诸侯，而让其金。孔子曰：“赐失之矣。夫圣人之举事，可以移风易俗，而教道可施于百姓，非独适己之行也。今鲁国富者寡，而贫者多，取其金，则无损于行；不取其金，则不复赎人矣。”子路拯溺者，其人拜之以牛，子路受之。孔子喜曰：“鲁人必多拯溺者矣。”

汉班超久于西域，及召还，以戊巳校尉任尚代之。尚谓超曰：“君侯在外域三十余年，而小人猥承君后，任重虑浅，宜有以诲之。”超曰：“塞外事士，本非孝子顺孙，皆以罪过徙补边屯；而蛮夷怀鸟兽之心，难养易败。今君性严急，水清无鱼，察政不得下和，非幸也，宜荡佚简易，宽小过，总大纲而已。”超去后，尚私谓所亲曰：“我以班君尚有奇策，今所言平平耳。”尚留数年而西域反叛，如超所戒。

后唐郭崇韬，素廉，自从入洛，始受四方贿赂，故人子弟，或以为言。崇韬曰：“吾位兼将相，禄赐巨万，岂少些哉？今藩镇诸侯，多梁旧将，皆主上斩祛射（牟句）之人，若一切拒之，能无疑骇？”明年天子有事南郊，崇韬悉献所藏，以佐赏给。

明天顺中，朝廷好宝玩。中贵言宣德中，尝遣太监王三宝使西洋，获奇珍无算。帝乃命中贵至兵部查王三宝至西洋水程。时刘大夏为郎。尚书项公忠，令都吏简故牒，刘先简得匿之，都吏简不得，复令他吏简，项诘都吏曰：“署中牒万得失。”刘微笑曰：“昔下西洋费钱谷数十万，军民死者亦此计焉，一时弊政，牒即存尚宜毁之，以拔其根，犹追究其有无耶？”项竦然，再揖而谢，指其位曰：“公达国体，此不久属公矣。”

宋靖康中，都城受围，器甲刳敝，或言太常寺有旧祭服数十间，可以藉甲。少卿刘钰，具稿以献。有老吏故脱误其稿，至于三，钰怒责之，吏曰：“非敢误也，小人窃有管见在：礼祭服敝，则焚之。今国家诚迫急，然容台之职，惟当秉礼，不如俟朝廷来索纳之，犹贤于背礼而自献也。”钰愧叹而止。

宋祥符中，天下大蝗，真宗使人于野得死蝗以示大臣。明日宰相有袖蝗以进者，曰：“蝗实死矣，请示于朝，率百官贺。”王旦独以为不可。后数日方

奏事，飞蝗蔽天，真宗顾公曰：“使百官方贺而蝗如此，岂不为天下笑耶！”

宋真宗朝，契丹请岁给外，别假钱币，上以示王旦。旦曰：“东封甚迫，车驾将出，以此探朝廷意耳，可于岁给三十万外，各借三万，仍谕次年额内除之。”契丹得知大惭，次年复下有司，契丹所借金帛六万，事属微末，仰依常数与之，今后永不为例。

明英宗召刘大夏谕曰：“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确，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，今后有当行当罢者，卿可以揭帖密进。”大夏对曰：“不敢。”上曰：“何也？”大夏曰：“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。”上曰：“卿论国事，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乎？”大夏曰：“臣下以揭帖进，朝廷以揭帖行，是亦前代斜封墨勒之类也。陛下所行，当远法帝王，近法祖宗，公是公非，与众共之，外附之府部，内咨之一臣可也。如用揭帖，因循日久，视为常规，万一匪人冒居要职，亦以此行之，害何可胜言？此甚非所以为后世法，臣不敢效顺。”上称善久之。

西夏赵德明求粮万斛，王旦请敕有司具粟京师如数，而诏德明采取。德明大惭曰：“朝廷有人。”乃止。

宋狄青击败侬智高，既人邕朔，敛积尸内，有衣金龙衣者，又得金龙楯于其旁，或言智高已死，当亟奏。青曰：“安知非诈？宁失智高，敢欺朝廷耶？”

宋李允则，尝宴军，而甲仗库火。允则作乐饮酒不辍，少顷火息，密遣吏持檄瀛州，紧茗笼运器甲，不浹旬军器完足，人无知者。枢密院请劾不救火状，真宗曰：“允则必有谓，姑诘之。”对曰：“兵械所藏，儆火甚严，方宴而焚，必奸人所为，若舍宴救火，事当不测。”

唐严震，镇山南，有一人乞钱三百千去过活，震召子公弼等问之。公弼曰：“此患风耳，大人不足应之。”震怒曰：“尔必坠吾门，只可劝吾力行善事，奈何劝吾吝惜金帛，且此人不办，向吾乞三百千，的非凡也。”命左右准数与之。于是三川之上，归心恐后，亦无造次过求者。

宋真宗朝，唃廝罗与元昊交兵，使来献捷，执政以夷狄相攻，中国之福。议加唃廝罗节度使，韩意独不可，曰：“二族具藩臣，当谕使解仇释憾，以安

远人，且元昊尝赐姓，今彼攻之，而反加恩赏，恐徒激其怒，无益也。而且生边患，谋国福者不当如是。”乃厚赐其使而遣之。

宋皇祐四年，侬智高陷宾州。交趾请出兵助讨，于靖为闻于朝，狄青曰：“假兵于外以除内寇，非吾利也，一智高横践二广，力不能制，倘蛮兵贪得无厌，因而起乱，何以御之？愿罢交趾助兵。”帝从之。

宋仁宗不豫，国嗣未立，范镇首发其端，司马光继之，上令以所言付中书，久之光复上疏曰：“向者所言，陛下欣然无难色，谓即行矣；今寂无所闻。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，何遽为此不祥之事？小人无远虑，特欲仓卒之际，立其所厚善者耳。唐自文宗以来，立嗣皆出于左右之意，至有称定策国老，门牛天子者，此祸可胜言哉？”上大感悟，命即送中书，光至中书见韩魏公曰：“诸公不及今定议，异日夜半禁中出寸纸以某人为嗣，则天下莫敢违。”琦曰：“惟敢不尽力。”诏英宗判宗正寺，寻立为皇子。

汉灵帝末，华歆、王朗，俱乘船避难，有一人欲依附，歆则难之。郎曰：“幸尚宽，何为不可？”后贼追至，王欲舍所携人。歆曰：“本所以疑，正为此耳，既已纳其自托，宁可以急相弃耶？”遂携拯如初。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。

宋刘豫揭榜山东，妄言御药监冯益，遣人收买飞鸽，因有不逊语，知泗州划纲奏之，张浚请斩益以释谤。赵鼎乃奏曰：“益事诚暧昧，然疑似间有关国体，恐朝廷略不加罚，外议必谓陛下实尝遣之，有累圣德，不若暂解其职，姑与外谪，以释众惑。”上欣然出之浙东。浚怒鼎异己，鼎曰：“自古欲去小人者，急之则党合而祸大，缓之彼自相挤。今益罪虽诛不足以快天下，然群闻恐人君手滑，必力争以薄其罪，不若谪而远之，既不伤上意，彼见谪轻，必不致力营求；又幸其位，必以次规进，安肯容其人耶？若力排之，此辈侧目吾人，其党愈周而不可破矣。”浚始叹服。

宋喻樗，字子才。绍兴初，高宗亲征，樗见赵鼎曰：“六龙临江，兵气百倍，然公自度此举果出万全乎？”鼎曰：“累年不振，义不可更屈，济否非所知也。”樗曰：“然则当思归路。张德远有重望，居闽，若使为江淮诸路宣抚使，其来路即朝廷归路也。”鼎入奏于帝，起浚知枢密院事。金人既退，鼎浚相得甚欢，将并相，樗独言张公，且宜在枢府，他日赵退，则张继之，立政任人，未甚相远则气脉长，若同在相位，万一不合而去，则必更张，是贤者自相

悖戾矣。后稍如其言。

明王云凤出为陕西提学，台长汪公谓之曰：“君出振风纪，但尽分内事，勿毁淫祠、禁僧道。”云凤曰：“此王我辈事，公何以云然？”汪曰：“君见得真确，乃可，见之不真，而一时慕名为之，他日妻妾子女有疾，不得不祷词，则传笑四方矣。”云凤叹服。

置一器于此，受一斗者，加升焉，则溢矣；受一石者，加斗焉，则溢矣。黄河之大，泰山之高，何所不受哉？度量之于人，亦若是也已矣。《传》曰：“川泽纳汙，山藪藏疾。”《书》曰：“实能容之，不有伟度，何称伟人。”编其事于左。

宋太祖既得天下，赵普屡以微时所不愜者言之，欲潜加害。上曰：“不可，若尘埃中总教识天子宰相，则人皆物色之矣。”自后普不复言。

宋吕文穆公问诸子曰：“我为相，外议如何？”对曰：“大人为相，西方清宁，惟人言无能为事，权多属同列。”公曰：“我诚无能，但有一能，能用人耳。”

宋韩公琦，帅定武，夜作书，令卒持烛，误燃公须公以袖拾袞之，作书如故。少顷视其人，已易矣，恐主吏鞭卒，急呼曰：“勿易，我命剔灯，故致焚须，幸书不燃，何罪之有？”韩公又尝以百金酬一玉盏，珍之，吏误碎于地，坐客惊愕，吏伏地待罪，公笑曰：“物破有定数，汝非有心也，奚罪？”须已焚，盏已碎，怒亦何补？乃有发于不能自制者。惟韩公性量过人，直一眼觑破，故触处皆坦坦荡荡，非人遽能学也。学之者则有转一念法，一念维何？曰：“书幸不焚”、曰：“物有定数。”

宋太宗端拱初，孔守正拜殿前都虞侯。一日侍宴北园，守正大醉，与王荣论边功，于驾前忿争失仪。侍臣请以属吏，上弗许。明日俱诣殿堂请罪，上曰：“朕亦大醉，漫不复省。”

明白沙陈公甫，访定山庄孔暘，庄携舟送之。巾有一七人索滑稽，肆谈褻昵，甚无忌惮，定山怒不能忍，白沙则当其谈时，若不闻其声，及其既去，若不识其人。定山大服。

宋富郑公弼少时，人有骂者，或告之曰：“骂汝。”公曰：“恐骂他人。”又曰：“呼君名姓，岂骂他人耶？”公曰：“恐同姓名者。”骂者闻之大惭。

明吴郡杨仲举翥，邻家构舍，甬流滴其庭，公不问，家人以为言，公曰：“晴日多，雨日少。”或又侵其址，公有“普天下皆王土，再过些儿也不妨”之句。

明韩襄毅在蛮中，有一郡守治酒具进，用盒纳妓于内，径入幕府。公知必有隐物，召郡守人，开盒令妓奉酒毕，乃纳于盒中，随太守出。

汉丙吉居相位，尚宽大。驭吏嗜酒，尝醉吐丞相车上。西曹主吏白欲斥之，吉曰：“以醉饱之失去士，使此人将复何所容？西曹第忍之，此不过丞相车茵耳。”遂不去。

唐娄师德，宽厚清慎，犯而不校。狄仁杰之入相，师德实荐之，而仁杰不知，意颇轻之。武后问仁杰曰：“师德贤乎？”对曰：“不知。”又问：“师德知人乎？”对曰：“未闻其知人也。”武后曰：“朕之知卿，师德所荐也。”仁杰既出，叹曰：“娄公盛德，我为其所包容久矣！”

宋王韶罢副枢，知鄂州，宴客，出家妓。座客张绩醉，挽妓，不前，将拥之，妓泣诉于韶，客皆失色。韶曰：“出尔曹以娱宾，乃令客失欢。”使大杯罚妓，人服其量。

宋彭思永就举时，贫无余资，惟持金钏数只，栖于旅舍。同举者过之，众请出钏为玩，客有匿其一于袖间者，公见而不言，众莫知也，皆惊求之。公曰：“数只此耳，非有失也。”将去，袖钏者举手作揖，钏坠于地，众服公之量。

明魏文靖公骥，奉命往南都，时官舍只一苍头，乃举所积俸贐，召同乡子付之，其人请封钥，公怫然曰：“后生何待先辈薄乎？”时同乡子有婿，如其轻重款识以伪银易之，比公归，出前银令工碎之，则伪也。工私言于苍头曰：“某人尝为此物，出子手，将无是乎？”苍头以告，公戒之曰：“慎勿泄

，彼将不安矣。”事已稍露，同乡携贄以偿，公骇曰：“误矣！予银故在，未有以伪易者。”

宋张文定公齐贤，以右拾遗为江南转运使。一日家宴，一奴窃银器数事于怀中，文定自帘下熟视不问。尔后文定三为宰相，门下厮役往往得列班行，而此奴不沾禄，奴乘闲再拜问曰：“某事相公最久，凡后于某者，皆得官矣，相公独遗某何也？”因泣下不止。文定悯然语曰：“我欲不言，尔乃怨我。尔忆江南日盗我银器数事乎？我怀之三十年，不以告人，虽尔亦不如也。吾备位宰相，进退百官，志在激浊扬清，安敢以盗贼荐也？夙汝事我久，今与汝钱三百千，汝其去我门下，自择所安。盖吾既发汝平昔之事，汝宜有愧于我，而不可复留也。”奴震骇泣拜而去。

明江阴夏翁，尝舟行过市桥，一人担粪倾入舟中，溅及翁衣，其人旧识也，僮辈怒欲殴之，翁曰：“此出不知耳，知我宁肯相犯？”因好语遣之。及归闻债籍，此人乃负三十金无偿，因欲以求死，翁为之折券。

明长州尤翁开钱典，岁底闻外哄声，出视，则邻人也。司典者前诉曰：“某将衣质钱，今空生来取，反出詈语，有是理乎？”其人悍然不逊，翁徐谕之曰：“我知汝意，不过为过新年计耳，此小事，何以争为？”命拣厚质，得衣惟四五事，翁指絮衣曰：“此御寒不可少。”又指道袍曰：“与汝为拜年用，他物非所急，自可留也。”其人得二件，嘿然而去，是夜竟死于他家。涉讼经年，盖此人图负债多，已服毒，知万富可诈，既不获，则诈于他乡耳。或问尤翁何以预知而忍之，翁曰：“凡非理相加，其中必有所恃，小不忍则祸立至。”人服其识。

山鬼之伎俩有限，老僧之不见不闻无穷，非真无见闻也，此中有定慧焉，有定力焉，惟吾儒亦然。明理者不可惑以虚无，知命者不稍怵于利害。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惧，知勇合，而慧力出其中矣。夷考古今记载，择其言尤雅者著于篇。

魏文侯时，西门豹为邺令，会长老问民疾苦，长老曰：“苦为河伯娶妇。邺三老廷椽，常岁赋民钱数百万，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妇，余与祝巫共分之。当其时，巫行视人家女好者，云是当为河伯妇，即令洗浴易新衣，治斋宫于河上，设绛帐牀席，居女其中，卜日浮之河，行数十里乃灭，俗语曰：‘不为娶

妇，水来漂溺’，人多持女远窜，故城中益空。”豹曰：“及此时，幸来告我，亦欲往送。”至期豹往，会之河上。三老官属豪长者皆会，聚观者数千人。其大巫，老女子也，女弟子十余从其后。豹曰：“呼河伯妇来。”既见，顾谓众曰：“是女不佳，烦大巫姬为人报河伯，更求好女，后日送之。”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。有顷，曰：“姬何久敢？弟子趣之。”复投弟子一人。有顷，曰：“弟子何久也？复使一人趣之。”凡投三弟子。豹曰：“是皆女子不能自事，烦三老为人白之。”复投三老。豹簪笔磐折响河立，待良久，旁观者皆惊恐。豹顾曰：“巫姬三老不还报，奈何？”复欲使廷掾与豪长者一人人趣之，皆叩头流血，色如死灰。豹曰：“且俟须臾。”须臾，豹曰：“廷掾起矣，河伯不娶妇也。”邺吏民大惊恐，自是不敢复言河伯娶妇。

唐魏元忠未达时，一婢出汲方还，见老猿于厨下看火，婢惊白之。元忠徐曰：“猿悯我无人，为我执火甚善。”又常呼苍头来应，狗代呼之，又曰：“此孝顺狗也。乃能代我劳。”常独坐，有群鼠拱手立其前，又曰：“鼠饥就我求食。”乃令食之。夜中鸛鸛鸣其屋端，家人将弹之，又止之曰：“鸛鸛昼不见物，故夜飞。”后遂绝无怪。

宋孔道辅，知宁州，道士缮真武像，有蛇穿其前，数出近人，人以为神，州将欲视验上闻。公率其属往拜之，而蛇果出，公即举笏击杀之。州将以下皆大骇，已而又皆大服。

唐时政事堂，有会食案，相传移之则宰臣当罢，不迁者五十年。李公吉甫曰：“朝夕论道之所，岂可使朽蠹之物，秽而不除，俗言拘忌，何足听也？”遂撤而焚之，其下锄去积壤十四畝，议者伟焉！

唐傅弈不信佛法，不僧善咒，能死生人，上试之有验。傅弈曰：“僧若有灵，宜令咒臣。”僧奉勃咒弈，弈无恙，而僧忽仆。

梁钱元懿牧新定，一闾里间辄数火起，居民颇忧恐。有巫杨姬因之，遂兴妖言曰：“某所复当火。”皆如其言，民出是竞祷之。元懿谓左右曰：“火如巫言，巫为火也。”及斩姬于市，自此火遂息。

宋元丰中，陈州蔡仙姑，能化观丈六金身，常设净水，至者必洗净目而入。有寥县尉一月率其部曲，约洗一目，及人，以洗目视之，宝莲台上，金佛巍

然，以不洗目视之，大竹篮中，一老妪箕踞而坐，乃叱其下擒之。

三国时，吴贺齐为将军讨山贼。贼中有善禁者，每交战，官军刀剑不得击，射矢皆还自向。贺曰：“吾闻金有刃者可禁，虫有毒者可禁，彼能禁吾兵，必不能禁无刃之器。”乃多作劲木槌，选健卒五千人为先登，贼恃善禁不设备。官军备槌击之，禁果不复行，所击万计。

宋真宗时，西京讹言，有物如席帽，夜飞人人家，又变为犬狼状，能伤人。民间恐惧，每多重闭深处，操兵自卫，自是京师讹言帽妖至，达旦叫噪。诏立赏格募告为妖者。知应天府王曾，令夜开里门，有倡言者即捕之，妖亦不兴。

汉成帝建始中，关西大雨四十余日。京师民无故相惊，言大水至，百姓奔者相蹂躏，老弱号呼，长安中大乱。大将军王凤，以为太后与上及后宫可御船，令吏民上城以避水，群臣皆从凤议。右将军王商独曰：“自古无道之国，水犹不冒城郭，今何因当有大水一日暴至，此必讹言也，不宜上城，重惊百姓。”上乃止，有顷稍定，问之果讹言。

宋天圣中，尝大雨，传盲汴口决，水且大至，都人恐，欲东奔。帝以问王曾，曾曰：“河决奏未至，必讹言耳，不足虑也。”已而果然。

明嘉靖间，戚贤为归安县令。有萧总管词，豪右欲沮有司，辄先赛庙。一日过之，值赛期入庙中，列赛者皆下谕之曰，天久不雨，若能祷神得雨则善，不尔庙且毁，罪不赦也。舁木偶置桥上，竟不雨，遂沉木偶如言。又数日，舟行，勿木偶自水跃入舟中，侍人失色走曰：“萧总管来！萧总管来！”贤复曰：“是未之焚也。”命系之顾岸旁有社祠，别遣黠隶易服人祠戒之曰：“伺水中人出械以来。”已而果然。盖策知赛者贿没人为之也。

明永乐间，广东南雄府学有淫词，中塑女子像，号圣姑，师生媚祷虔甚。吉安彭勛，以进士乞外补，得教授南雄，闻祠事，意欲毁之而未言。未至都百余里，一生来迎甚恭，彭问曰：“予未有宿戒，子何自知之？”生曰：“圣姑见梦言之，且道公邑里姓第甚悉，特遣相候耳。”因言圣姑之神异以感动之，鼓怒。抵任，积薪祠所，拟连夜往，佯为遗火以焚焉。生又梦圣姑曰：“此翁意极不善，子盖为诫言，否则吾亦能为之祸，一二日间当先死其奴，后若干

日，予与妇死，若干日死其身矣。”生具以告，彭不听，越数日其奴詹果暴死，家人惧，谮祷而苏，勦闻之益怒，遂投炬燕之。后子及妇相继皆死如神言。学徒咸劝复其祠，不许，至期彭竟无恙。生疑之，一夕复梦圣姑，因诘其言不验，圣姑曰：“我鬼也，安能生死人，彼自是命当绝，吾将前知之以相恐耳。彭公贵人，前程远大，何敢犯耶？”后以御史提学南畿，为师儒表率，仕终案察副使。

宋范文正公仲淹，一日携子纯仁访民家。民舍有鼓为妖，坐未几，鼓自滚至庭，盘旋不已，见者皆股栗。仲淹徐曰：“此鼓久不击，见佳客至，故自来庭以寻槌耳。”令纯仁削槌以击之，鼓立碎。

宋苏文忠公扬州，一夕梦在山林间，见一虎来噬，公方惊怖，一紫袍黄冠者，以袖障之，叱虎使去，及旦有道士投谒同：“昨夜不惊畏否？公叱曰：“竖子乃敢尔，正欲杖汝脊，吾岂不知汝夜来术邪？”道士慌骇而走。

韩子曰：“博爱之谓仁。”然四海大矣，万民众矣，博施济众，尧舜其犹病诸。阔之程子，一命之士，敬存心于爱物，于人必有所济，可谓仁之方也已。

晋陶渊明为彭泽令，不以家累自随，送一书给其子，书曰：“汝旦夕之费，自给为难，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。此亦人子也，可善遇之。”

唐玄宗西幸，车驾自廷英门出，杨国忠请由左藏库而出，听之，望见千余人持火炬以候，上驻蹕曰：“何用此为？”国忠对曰：“请焚库积，无为盗守。”上敛容曰：“盗至若不得此，当敛于民，不如与之，无重困吾赤子也。”命撒火炬而后行。闻者皆感激流涕，迭相谓曰：“吾君爱民如此，福未艾也，虽太王去邠，何以过此乎？”

宋李燔为考亭高弟，常言人不必待仕宦有职事，才为功业，但随力到处，有以及物，即功业也。

宋曹武惠王彬，下江南，金陵受围凡三时，吴人樵采路绝，彬每缓师，冀李煜来归，使人谕之曰：“事势如此，所惜者一城生聚，若使归命，策之上也。”城垂克，彬复称疾不视事，诸将来问，彬曰：“余疾非药石所能愈，惟须

渚公诚心自誓，以克城日不妄杀一人，则自愈矣。”诸将许诺，共焚香而誓。明日城陷，李煜即归，凯旋入见，刺称奉敕江南干事回，其廉恭不伐又如此。

唐肃宗宴于宫中，时有蕃将阿思布伏法，其妻配掖庭，因肃乐工，月日为假，官之长上，及待宴者笑乐，政和公主独挽首不视，上问其故。公主曰：“禁中乐工不少，何必须此人？使阿思布真逆人，其妻亦同刑人，不合迫至尊之座，果冤耶，岂忍使其妻与众优杂处为笑谑之具，妾深以为不可。”上亦悯恻，为之罢戏。

宋熙宁中，新法方行，州县骚然。邵康节闲居林下，门生故旧仕宦者，皆欲投劾而归，以术间康节。康节答曰：“正贤者所当尽力之时，新法固严，能宽一分，则民受一分之赐矣，投劾而去何益？”

明夏原吉天性宽平，恂幅无矫节，人无识不识，皆谓吉君子长者。夜阅文书，抚案木息，笔欲下而止者再。夫人问之，吉曰：“我所批者，岁终大辟奏也，吾笔一下，死生决矣，是以惨沮而笔不忍下也。”

明宣德间，永丰贼既平，时有告富民与贼通者三百余人。布政陈智方赈饥，乃下令曰：“苟无实，宜自来。”众悉诣官自白。智曰：“果若人言，下诸吏鞠讯，尚能保家乎？今尔曾自赴官，若能出粟济饷，可转祸为福。”众稽顙流涕，乞如命，得粟万余石，全活甚群，遂释不治。

明高皇微行，见一村翁问其生庚，翁言年月日时，皆与高皇同，高皇曰：“尔有子乎？”曰：“无”。“有田产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高皇曰：“然则何以自给？”曰：“吾养蜂耳。”曰：“尔蜂几何？”曰：“十五桶。”高皇默念：我有京省，渠有蜂桶敌之，此年月日时相合之符。又问：“尔于蜂岁割蜜几次？”翁曰：“春夏花多，蜂易采，蜜不难结，每月割之；秋以后，花渐少，故菊花蜜不尽割，割十之三，留其七听其自啖为卒岁计。我以春秋所割蜜易钱帛米粟，量人为出，以糊其口；而蜂有余蜜，得以不馁，明岁又复酿蜜。我行年五十，而恃蜂以饱。他养蜜者不然，春夏割之，即秋亦尽割之，无余蜜，故蜂多死，今年有蜜，明年无蜜，皆莫我若也。”高皇叹曰：“民犹蜂也，上不务修养，竭泽取之，民安得不贫以死？民死而税安从出？是亦不留余蜜之类也。”蜂丈人之言，以为养民者法。

明吴兴沈万三，家富敌国，太祖欲杀之，马后谏曰：“彼虽富，然未尝为不法事，奈何以疑而杀之？”遂得免。后病剧不肯服药，上强之，曰：“死生有命，虽扁鹊何益？使服药不瘳，陛下宁不以爱妾之故杀诸医乎？”

叶南岩刺蒲时，有群哄者诉于州。一人流血被面，经重创，胸几裂，命且将尽，公见之惻然。时家有刀疮药，公即起入内，自捣药令抬之幕廨，委一谨厚廨子及幕官曰：“善视之，勿令伤风，此人死，汝辈责也。”其家人不令前，乃略加审核，收仇家于狱，而释其余。一友问其故，公曰：“凡人争斗无好气，此人不急救，死矣。此人死，则更换须一人偿命，是寡一人之妻，孤一人之子不足，又复益一人，干证连系，又不止一人遭其厄。此人愈，特一斗殴罪耳，且人情欲讼胜，虽骨肉亦甘心焉，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。”未几伤者平，而讼遂息。

政有术乎？曰：有！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。苟无术，何有政？术者何有？心术以端其本，有学术以拓其用，夫然后因时因地因人化而裁之，推而行之，庶有济乎？不然，祖宗之法，胥吏能言，乌庄其为南面临之昔哉？因抚曩轨，凡有关治要者著于篇。

昔赵简子使董安于为晋阳，问政于蹇老。蹇老告以曰忠，曰信，曰敢。董安于曰：“安忠乎？”曰：“忠于王。”曰：“安信乎？”曰：“信于令。”曰：“安敢乎？”曰：“敢于不善人。”董安于曰：“此三者足乎？”曰：“足。”

宋欧阳文忠公，为政宽简，而事不弛废，或问其术，曰：“以纵为宽，以略为简，则弛废而民受其弊。吾所谓宽者不为苛急耳，所谓简者不为繁碎耳。”公又尝曰：“凡治人者不问吏才能否，设施如何，但民称便即是良吏。”

宋时辇运卒，有私质市者。上闻之，曰：“倖门如鼠穴，何可尽塞，但去其尤者可也。篙工揖师，有少贩汗，第无妨公，不必究问。”吕蒙正对曰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曹参不扰狱，市者以其能兼受善恶也，若穷之则奸慝无所容，放告以慎勿扰耳。”

唐贞元中，成阳人上言，见白起令奏云：“请为国家捍御两陲。正月吐蕃必大下。”既而吐蕃果入寇，败去。德宗以为信然，欲于京城立庙，赠起为司

徒。李泌曰：“臣闻国将兴，听于人，今将帅立功，而陛下褒赏白起，臣恐边将解体矣。且立庙京城，盛为祈祷。流传四方，将召巫风。闻杜邮有旧祠，请救府县修葺，则不至惊人耳目。”上从之。

宋张忠定公焘为治，不以耳目专委于人，而探访民间事，番得其实，李畋问其旨，公曰：“彼有好恶，乱我聪明，但各于其党询之又询。询君子得君子，询小人得小人，虽有隐匿者，亦十得八九矣。”

宋陈晋公恕，为三司使，将立茶法，召茶商数十人俾各条利害，公阅之，第为三等，语副使宋太初曰：“吾观上等之说，取利太深，此可行于商贾，而不可行于朝廷，下等固灭裂无取；唯中等之说。公私皆济，吾裁损之，可以经久。”于是，始为三说法，行之数年，货财流通，公用足而民富实。世言三司使之才，以恕为称首。

明王阳明先生为政，务以元默化民。其知庐陵时，县庭宴然，民有讼者，亦不令人拘捕，但书一木牌付讼者，俾人随牌至而已，其不扰类如此。

唐崔祐甫为相，荐举惟其人，不自疑畏，推至公以行，曰除十数人，未逾年，除吏几八百员，多称允当。帝尝谓曰：“人言卿拟官多亲旧何耶？”对曰：“陛下令臣讲拟庶官，大进拟者，必悉其才行，若素不知闻，何由得其实？”帝以为然。

宋范文正公仲淹为参政，每取班簿视监司不才者一笔勾之，以次更易，富文忠公弼曰：“六丈则是一笔，焉知一家哭矣？”公曰：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耶？”遂悉罢之。

汉卜式为郎，为武帝牧羊上林，岁余羊肥息，上过见其羊善之，式曰：“非独羊也，治民亦优是也，以时起屠，恶者辄斥去，勿令败群。”上以式为奇，拜为缵氏令。

宋李相沆，真宗尝问治道所宜先，沆曰：“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，此最为先。”问其人，曰：“如梅询、曾致尧辈是矣。”沆尝言：“居重位，实无补，惟中外所陈利害。一切报罢，此少以报国耳。朝廷防制，纤悉备具，或徇所陈请施行一事，即所伤多矣，陆象先所谓庸人扰之是也。金壬苟一时之进

，岂念厉民耶？”

宋明镐为龙图阁直学士，知并州时，边任多纨绔子弟，镐乃取尤不职者杖之，疲软者皆自解去，遂奏择习事者守堡砦。军行，娼妇多从之，镐欲驱逐，恶伤士卒心，会有忿争杀娼妇者，吏执以白镐，曰：“彼来军中何邪？”纵去不治。娼妇皆散走。不驱之驱，真得个中三昧。

后汉廉范字叔度，为蜀郡太守。成都地迫屋狭，百姓夜作以供衣食，又禁燃火，民覆蔽之，如是失火者日属。范放令夜作，但使储水，百姓皆悦而歌曰：“廉叔度，来何暮，不禁火，民安作，昔无襦，今五裤。”

汉陈仲弓为太邱长，有劫贼杀财主，将往捕之。未至，发所道，闻民有在草不收育子者，回车往治之。主簿曰：“贼大宜先按讨。”仲弓曰：“盗杀财主，何如骨肉相残？”

明永乐时，万观知严州，七里泷渔舟数百艘，昼渔夜窃，行旅患之。散令十艘为一甲，各限以地使自守，繇是无复有警。

宋李公择，知齐州，齐素多盗，痛治之不止。他日得黠盗，察其可用，刺为兵，使直事铃下。问其敝，曰：“此繇富家为之藪，使盗自相推为甲乙，官吏巡捕及门，只擒一人以首，则免矣。”公择乃令，儿得藏盗之家，皆发屋破柱，盗贱始清。

明平湖陆太宰光祖，初为濬令，有富民枉坐重辟，相沿数年。官以其富，恐涉嫌疑，不敢为之白。陆致访实，即日破械出之，然后闻于上台，或曰：“此人素以富名，奈何骤出之？”陆曰：“但当问其事之枉不枉，不必问其家之富小富，果不枉，夷齐恐无生理；如枉，陶朱亦无死法。”

宋罗点守平江，有主讼其逐仆欠钱者，审问得实，而仆狡黠欲污其主，自陈偿与主之侍妾通。点知其诬，乃判云：“奴既负主钱，又私其婢，事虽无证，即其自供，合从奸断，责还所负外，徒配施行，所有女使，俟主人有词日另究。”闻者快之。